



和君创业·闻洁工作室 策划
H & J · Wen Jie Publishing Studio

Robinson



Krugman



Binmore



经济学家 成长的故事

The Growth Stories of the Economists

王则柯 主编

李杰 等编

Samuelson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The Growth Stories of the Economists

经济学家 | 成长的故事

王则柯 主编
李 杰 等编

中 信 出 版 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学家成长的故事/王则柯主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1.10

ISBN 7-80073-368-8

I. 经… II. 王… III. 经济学家-生平事迹-世界
IV. K81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5946 号

经济学家成长的故事

JINGJIXUEJIA CHENGZHANG DE GUSHI

主 编	王则柯	开本	880mm×1230mm 1/32
编 者	李 杰 等	印张	11.25
责任编辑	陈 玮 王 珏	字数	262 千字
责任监制	朱 磊	版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朝阳区 新源南路 6 号京城大厦 邮编 100004)	印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承 印 者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书号	ISBN 7-80073-368-8 G·31
发 行 者	中信出版社	定价	25.00 元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前言

The Growth Stories of the Economists

去年冬天，我和闻洁女士在广州有一次聚会。席间谈到很久以来，我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学者故事、学问故事对读者的启迪，常常不在学术和学问本身之下，更不必说受惠的读者面会更广了。这样，我们就达成共识，由我主持编写一本介绍经济学家的成长和思想的小册子。

我是比较喜欢叙事的写作的。由于职业的关系，我不得不经常论理，但是在论理和叙事之间，私心还是偏向叙事。把学问讲究心得的喜悦和发现的乐趣告诉人们，听凭见仁见智，比严肃认真的论

理，更符合我的心境。

其时，我和女儿尔山就 199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博弈论大师纳什的故事编写的小册子《爱心护天才》刚刚在三联书店出版，我们翻译的美国记者娜萨的大部头著作《普林斯顿的幽灵——博弈论大师纳什的故事》也刚刚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都颇得读者鼓励。我因为有“不写作就不会思考”的毛病，出版的著作不少，但是自己最喜欢的，还是这些讲故事的文字，包括早些时候的《童心与发现》（三联书店），讲述当时时髦的混沌理论和均衡理论的学问故事和学者故事，以及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计算的复杂性》、《同伦方法及成本理论》等。这些著作，因为的确不是专著，在时下的学术环境中，很难对于我的“学术绩效”有什么贡献。不过，能够自得其乐，就什么都有了。

本书介绍 10 位经济学家的成长和思想。没有收录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可以解释为主要是考虑到大家对他们已经比较熟悉。在没有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中，我们特意选写了 8 位。之所以不考虑介绍更多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学者，是因为关于他们的著作和文章已经很多，不大有我们再凑热闹的余地。我们也不敢说列入本册的学者最有可能获得什么奖，只是感觉他们比较有特色而已。另外一个因素是，在我们看来，这些经济学家比较容易引起读者兴趣。我们特别注意发掘这些经济学家的求学经历，力图描述他们是如何走进经济学的殿堂的。但是限于资料收集不易，我们这本书迄今只取得部分的成功。

10 位经济学家在本书中按照姓氏的英文字母的顺序排列，但是，瓦里安排在最前面是一个例外。故事是这样的：当闻洁女士来找我约稿的时候，我和我的学生正好读着瓦里安教授的一些“非学术”小品。我们从中获益良多，于是才有了编写这本书的

念头。引发之功，不可没也。所以，我们特别把关于瓦里安的文字，破例放在最前面，权作一点记录。

在我拟出入选经济学家名单以后，李杰负责组织实施和文字初审、体例规范，最后由我通读全书，完成定稿。初稿的执笔人在写作的过程中，难免流露个人的偏爱。我在定稿的时候，觉得尊重初稿的文字是一个原则，所以努力贯彻“注重事实、不避偏好”的态度。

记得一年前，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夸奖的和批评夸奖的双方，有过一些非常意气用事的争论。我发表的意见，除了希望避免意气用事、避免吵架语言以外，就是提出这么个想法：看一篇文章好不好，主要未必在作者的观点，而在文章传达的信息。我特别提到当年第6期《读书》杂志上刘禾君的《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觉得这篇文章除了粗暴批评《天朝的崩溃》的那一段以外，赞赏《白银资本》的主体部分实在未可厚非。我对《白银资本》讨论的题材没有专门的研究，但是如果说基本观点，对于刘禾君赞美《白银资本》，我的意见与他相左。但是刘禾君的文章关于作者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中了解“夷”字的英译的历史的故事，关于弗兰克的演讲和他在晚宴上的感叹，文字都朴实平和，告诉读者许多东西。

作者把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和萨义德的《东方学》、伯纳尔的《黑色的雅典娜》评价为“当代学术转型”中的三个“路标性著作”，认为他们为代表的“新学术思潮”，“已开始改变世界知识生产和流通的格局，使很多学科包括人类学、历史学、文学史、社会学、科学史等陷入危机”，并且断言从来没有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闭关自守”、“停滞落后”的东方，认为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持欧洲中心立场的人编造出来的“神话”。

在我看来，这些主要论点，都缺乏说服力。

但越是这样看，却越是显出文章的一个好处，那就是作者的观点和偏爱，并不太影响重要事实报道的取舍。在介绍《白银资本》出版不久就获得世界史学会图书奖头奖的时候，作者接着马上说，“但也马上在西方学界引起了激烈的反弹”，并不避讳。从文章我们还能够知道，弗兰克在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学术演讲中，调侃地也是很乏力地挑出一本 1589 年的毫无代表性的小书，来讥讽人们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精神的赞美，以至于最同情最理解他的朋友，都不得不小声提醒他言归正传，不要离题。文章的结尾还让我们知道，在告别的时候，弗兰克对他的演讲邀请人即这篇文章的作者说，“我曾经有一个梦，梦想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错了。”其中传递的信息很值得回味。

传递有用的信息，让读者见仁见智，是一种境界。担心读者读了赞美的或者贬抑的文章就会跟着赞美或者贬抑，不仅太小看了读者，而且透视出自己可能也有“舆论一律”的潜意识，虽然我们以为自己都痛感“舆论一律”的压抑。

一些经济学家的文字从来平和；另一些经济学家的言论一向狂放，我们在引述时，是否都可以“听之任之”，以免话语失真，故事失色？在本书写到的 10 位经济学家当中，则柯就曾亲耳听到其中的两三位指责说其中的四五位“不懂得经济学”，或者指说他们的理论“毫无用处”，“完全是错的”。在我看来，他们之间间有微言的事实，并不影响另一个事实，就是他们都是很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如果则柯不会因为甲批评乙不懂经济学就认定乙不懂经济学，又怎能假设我们的读者就一定人云亦云？说实在的，读者往往比我们高明。

在我们具体启动这本小册子的编写的时候，几乎同时传来了

我的两位朋友的好消息：一是钱颖一博士决定接受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正教授的位置，夏天将到位；二是邹恒甫博士在世界银行晋升为资深经济学家。钱颖一教授和邹恒甫教授，是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大陆到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头两名学者。则柯比他们虚长两轮，但是从他们得到许多启示、激励和帮助，这些已见于则柯正式发表的许多文字。他们都非常关心中国的发展，都非常关心我国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并为此倾注了精力和心血。美国经济学界流传着只有二流的经济学家才会研究中国问题的偏见，由此可见钱颖一教授学术环境之不易。但是他非常成功。邹恒甫教授多年来以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为基点，大力推进我国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成绩卓著。从前，他每年回国工作六七次，现在更是一半时间在国内工作。人们在赞赏之余，也曾经为他在世界银行的晋升和在世界主流经济学界的位置担心。现在在国际经济学界，邹恒甫教授是论文被引用率名列前茅的学者。

我的电子信箱是lswzk@zsu.edu.cn,希望读者和专家不吝指教，对于这本小册子多提意见。如果读者欢迎，我们也许会再编下去。

王则柯

2001年初夏于广州康乐园

目 录

The Growth Stories

of the Economists

1	第 1 章 瓦里安 (Hal R. Varian) 教授
39	第 2 章 宾默尔 (Kenneth Binmore) 教授
67	第 3 章 邹至庄 (Gregory C. Chow) 教授
109	第 4 章 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教授
143	第 5 章 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教授
177	第 6 章 刘遵义 (Lawrence J. Lau) 教授
211	第 7 章 罗宾逊 (Joan Robinson) 教授
241	第 8 章 萨缪尔森 (Paul Antony Samuelson) 教授
275	第 9 章 斯卡夫 (Herbert E. Scarf) 教授
305	第 10 章 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教授
341	附 录 斯蒂格利茨教授在广州
350	后 记 各篇初稿执笔人

第1章



Hal R. Varian

瓦里安教授

瓦里安教授是研究一流、课本一流的经济学家。专长于信息技术给经济学带来的影响。难得的是，他还乐意与学生分享走上经济学之路和作为经济学家的个人体验。

原书空白页

——瓦里安

瓦里安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的本科，他说，是二年级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讲授的中级微观经济学课程吸引他走进经济学的殿堂。1969年他进入伯克利加州大学，师从逆向选择理论的开创者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73年取得博士学位后，他回到麻省理工学院教书，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是他当时的学生。麻省理工学院，伯克利加州大学，都是世界一流的大学，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都是世界一流的学者。实在是精英环境。1977年，瓦里安拿到博士学位刚4年，密歇根大学就请他去当正教授。从此以后的十几年，瓦里安为密歇根大学经济学系地位的上升作出了巨大贡献。

[illegible]

瓦里安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伍斯特 (Wooster, Ohio), 那

是位于克利夫兰（Cleveland）以南大约 50 英里的一个小镇。在苹果园中长大的瓦里安，从小就对科学和科学幻想小说特别感兴趣。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埃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经典三部曲，小说中人类行为数学模型的构造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瓦里安说，这可能是他为什么最终会成为经济学家的原因。

瓦里安兴趣广泛，早在高中时期，就入选了在俄亥俄大学举办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学夏令营。其间，他不但预先领略了大学生活，而且还学会了用 Fortran II 语言在 IBM 1620 计算机上编程，并完成了估计宇宙射线角度分布的科学设计。大学二年级时，他找到了一份编程工作。瓦里安从中积累了丰富的电脑知识，并最终走上了信息产业经济学的研究道路。

1958 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是一件对美国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也是对瓦里安的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美国在教育上的落后促成了国防教育法案的出台，由此设立的奖学金和贷款，使瓦里安能够支付大学学费。

1965 年秋天，瓦里安考入麻省理工学院。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年级新生在高中时期都是各校的佼佼者。在一次新生见面会上，当系主任问有多少人在入学考试中至少取得了一个满分时，瓦里安不假思索地骄傲地举起了手，环顾四周，他发现教室里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这一教训很深刻——他不再是在俄亥俄州的小镇伍斯特了。

大学生活是愉快的。一方面，瓦里安认真完成必修的课业，有好几个学期还得到了院长的表扬；另一方面，从小镇来到麻省理工学院，瓦里安对新生活充满了好奇，他不断去了解、认识大城市的生活，同时选修了音乐、艺术、哲学等课程。他相信，虽然在专业方面他可以学得更多，也可以做得更好，但如果放弃了

了解社会的机会，就会失去许多经验。

在麻省理工学院时，他仍然受到构造人类行为的数学模型的幻想的激励，但并不了解它与什么学科相关，为此他进行过心理学、行为研究学及经济学方面的调查。在二年级时，他随斯蒂格利茨学习中级微观经济学，确信这就是适合他的课程。四年级时，他选修了由毕晓普（Robert Bishop）讲授的研究生一年级的微观课程。因为他在课外活动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学得不是很好，但这并没有使他泄气。他的毕业论文导师弗里（Duncan Foley）从他身上明显地看到了潜质，鼓励他去伯克利。瓦里安听从了他的建议。

1969年，瓦里安被伯克利加州大学录取为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在伯克利期间，他选修了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麦克法登（Dan McFadden）的微观理论课程。正是这门课，使他看到了微观经济分析方法的无穷魅力，并最终将其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

在导师阿克洛夫的鼓励下，他还选修了大量的数学课程，如著名数学家凯莱（Kelly）的一般拓扑学、函数空间和测度论。实际上，瓦里安当时对这些问题完全没有概念，只是听说过凯莱是一个杰出的数学家，所以申请选修这门课程。很久以后他才知道，拓扑学是实分析的一个推广，而实分析是应该先学的。结果，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具考验的经历之一。因为如果已经了解了将要学习的内容，他就会认识到，这门课对他来说实在是太深了。伯克利的数学系是全世界最好的数学系之一，班上其他的学生又都是数学系本科毕业的拔尖者，而瓦里安仅仅在麻省理工学院学过三门基本的数学课程，从没有学过涉及到证明的“真正”数学。面对挑战，他坚持下来了，一学期的努力没有白费，

到学期末，他学得和班里其他的优秀学生一样好。

在伯克利，他继续选修其他数学课程，最后积累了申请数学系硕士学位所必须的学分。聪慧的天资与加倍的勤奋使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良好的经济学和数学训练也为他日后的经济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伯克利期间，瓦里安获得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提供的每年10 000美元的研究员基金，使他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那时，伯克利的生活费用非常便宜，每月房租只要50美元，好的晚餐也只需3美元，10 000美元的奖学金，使他可以在这所世界上最好的大学选修任何课程，他非常兴奋。他选修了经济学、数学、统计学和哲学课程，勤奋、好学与旺盛的精力使他充分利用了在伯克利的时间，所有这些课程对他以后的研究都很有帮助。

■ 教学与研究

□ 编写教材

按照瓦里安自己的说法，他写的第一本教科书——《微观经济分析》，实在不是有意计划的，而只是出于偶然。1973年，当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始职业生涯时，被安排给一年级的研究生教微观课程。教材是由霍尔（Bob Hall）写的一份大约20页的讲义以及麦克法登（Dan McFadden）和温特（Sid Winter）写的大约40页的讲义以及几篇学术论文组成。这些讲义太粗略，而高深的学术论文对一年级的学生而言又太难，所以他只得自己给学生写讲义。

瓦里安每教一次课，讲义内容就得到一次补充和修改。使用讲义的学生都非常好，他们仔细阅读，告诉瓦里安他们的感受：什么地方难以理解，什么地方出错了，什么地方太高深了，什么地方太简单了。所以瓦里安将这本书的许多成功之处，归因于他首先在非常具有判断力的听众中进行了课堂实验这一事实。

一天，诺顿（W. W. Norton）出版公司的一名出版商来到瓦里安的办公室，带着这些讲义离开了，一个月后寄给瓦里安一份出版合同。就这样，使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受益匪浅的教科书《微观经济分析》问世了。这确实是非常偶然的，因为对于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写书，而是写出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谁也不会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教科书的编写上。

瓦里安编写教材的原则是：把希望学生读过课本后能解决的问题放在一起，然后写一本书引导他们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他在写研究生教材《微观经济分析》时，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这一原则。到后来写本科生教材《中级微观经济学》时，则完全遵循了它。

给本科生写课本，是因为瓦里安对他所用过的书都不太满意。他试用过几本不同版本的课本，但没有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他回忆说：“有一个学期，我坐下来出期中考试题，但所用的课本都是那样平淡乏味，以至于我不能想出任何问题，使学生可以利用这本书所提供的工具来解决。此时我想我能写出更好的。”

大约在同时，他的一个学生得到了由斯蒂甘（Marcia Stigum）编的一本习题集。这个学生发现，它对于理解经济学概念非常有用，所以瓦里安问他的同事贝里斯罗姆（Ted

Bergstrom) 是否愿意与他合作：由瓦里安编写课本，贝格斯罗姆负责编写习题。他们的原则是：瓦里安必须保证课本里包含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任何知识，如果学生不能解答这些问题，瓦里安必须在课本中添加解释与说明；如果他们不能编写一些问题来说明某个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可能不够重要而无需放进课本。

大多数习题集可能是作为课本的补充而编写的。但瓦里安认为，编写习题集是编写教材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如果你希望学生能够运用你所教的知识，第一件事就是找出你希望他们能解决的问题，把这些问题归并起来，也就形成了习题集，此时便可以有针对性地编写教材了。

在教育界最流行的词是“边干边学”，就瓦里安看来，那是做事的惟一可行之道。在麻省理工学院期间，瓦里安教过本科生统计、数理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课程。这些繁重的教学任务迫使他真正学会并掌握了这些知识。其间，瓦里安教过一些不平凡的学生，例如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布兰查德 (Olivier Blanchard)、弗兰科 (Jeff Frankel)、夏皮罗 (Carl Shapiro) 和萨默斯 (Larry Summers)。

事实证明，瓦里安的本科教材也是相当成功的，并且配套的习题集也比它的竞争对手好卖两三倍——这也说明了在教科书方面，高质量的产品更有市场。这本书现在已被翻译成 10 种语言，在全世界广泛使用。

□ 密歇根大学

1977 年春天，瓦里安收到了密歇根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聘书，薪水是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两倍。这意味着研究生毕业不到四年的他从助教直接晋升为终身教授。这个机会太吸引人了，以